

幽默小品

- 一 論語(二章)……………一
- 二 晏子出使(二則)……………三
- 三 淳于髡諷齊威王 司馬遷……………五
- 四 僮約 王褒……………六
- 五 婢僕須知抄 斯威夫德 周作人譯……………八
- 六 世說新語(十九則) 劉義慶……………一二
- 七 洛陽伽藍記(二則) 楊銜之……………一六
- 八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一九
- 九 自爲墓誌銘 張岱……………二二
- 一〇 祭震女文 沈君烈……………二四
- 一一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二五
- 一二 陸天師語錄 林語堂……………三〇
- 一三 談一日連戲 周什人……………三三
- 一四 說幽默 鶴見祐輔 魯迅譯……………三六
- 一五 論幽默 林語堂……………四四

一 論語（二章）

長沮桀溺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

夫子愜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鄉黨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跂蹻如也，與與如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賁不願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

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饗而餽，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稱。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傴，朝服而立於阼階。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寢不尸，居不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韞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

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二 晏子出使（二則）

(一) 晏子使楚 (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

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僇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

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

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二) 晏子將使荆 (劉向說苑)

晏子將使荆。

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

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

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

王曰：「何爲者也？」

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

曰：「坐盜。」

王曰：「齊人固盜乎？」

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

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三 淳于髡諷齊威王 司馬遷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

後，髮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髮垂鞵鞠，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款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割，日昃不禁，前有墜珥，後有遺簪，髮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髮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髮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髮嘗在側。

四 僮約王 褒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渝，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嶺，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

券文曰：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髡奴便了，決買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

晨起早掃，食了洗淋，居當穿白，縛帚，戴竿，鑿斗，凌渠，縛落，鋤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

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蹠坐，大嘔。下牀振頭，捶鉤，刈劉，結葶，躑躅；汲水醱，佐醱酸；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雁鶩百餘，驅逐鷓鴣，持稍收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養除堂廡，餵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

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樓，種瓜，作瓠，別落披葱，焚桂發芋，醱集破封。

日中早慧，雞鳴起，舂調治馬戶，兼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餹。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魚鱸，烹茶，盡具。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餵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侶。

舍後有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滬，主爲府掾，求用錢。推訪聖販，樓索。絲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桌，轉出旁蹊，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往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踣，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易羊牛。奴自教精慧，不得癡愚。

持斧入山，斷鞵，栽楨。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及犬彘盤。焚薪作炭，礬石薄岸。治舍蓋屋，削書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柴兩三束。

四月當披，九月當穫。十月收豆，槍麥，嘗芋。南安拾粟，採橘；持車，載棧；多取蒲葦，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薄，種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

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

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讀券文適訖，詞窮咋索，佗佗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酹酒，莫不敢作惡。』

五 『婢僕須知』抄 斯威夫德 周作人譯

斯威夫德 (Jonathan Swift 1667—1845) 是一個主教，後來乃風狂而死，可以算是英國文學界的奇人。他的著作有格里佛游記 (Gulliver's Travels)，前二卷經林琴南先生譯成漢文，改名海外軒渠錄，但最重要的第四卷終於沒有譯出。我在去年曾譯過他的育嬰芻議，是我所最喜歡的一篇文章。現在這節是從婢僕須知 (Directions to Servants) 中選出，原書係他未完成的遺稿，在一七四五年出版，共分十四章，完成者僅有八章。據編者甲克孫說：這一篇是斯威夫德的最粗暴刻毒的諷刺之一，今選取其精采的一部分，但婢僕須知諸章中有幾節雖是很好，卻終於沒有寫出來，因為怕老實的讀者見怪，以爲有壞亂風俗之嫌疑，雖然是明明一種巧妙的反語。斯威夫德很熟悉僕人們的弊病，他有很好的對付方法，據斯諦芬 (T. Stephen) 的斯威夫德傳裏說，傳聞有一回他申斥僕人不會刷鞋，僕人答說反正穿上也隨即弄髒了，他便叫僕人不必吃早飯，因為反正

不久也就要肚餓的。這也值得收到婢僕須知裏去。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記。

僕人差出去送信，時常容易在外耽擱，兩點，四，六，八點，或者差不多的一會工夫，因為世間誘惑確是很大，我們血肉凡軀也常不能抗拒。你回去的時候，主人生氣，主母也呵斥；什麼剝衣呀，吊打呀，撵走呀，都說出來了。但是你應該預備著一套辯解，隨時可以應用。例如說你的叔父今天早上走了八十哩路特地來看你，明天一早就要回去；一個同事的僕人，從前歇空的時候問你借有一筆款，現在逃往愛爾蘭去了；你的同僚上船往巴耳波陀去，你去和他作別；你的父親叫你去賣一頭牛，直到夜裏九點鐘還找不到買主；你是去和一個表兄弟作別，他在下禮拜六將要絞決了；你的腳碰了石頭，一步都不能走了，只好暫時坐在一家店鋪裏；有些鯉鯢東西從樓窗口倒在你的身上，一直等到把衣服弄了乾淨，臭氣發散之後，你纔敢回家來；你被拉去充當水手，帶到治安判事的那里，等了三個鐘頭方纔訊問，你容易纔得釋出；一個承發吏把你錯當作債戶，在看守所裏羈押了一個整夜；你聽說主人上酒館去，碰著一點禍祟，你很愁急，在球場街與法庭街之間的百餘家酒店裏探訪老爺的事情。

你須得幫助商人們對付你的主人，你被差去買什麼東西的時候，不要還價，但應豪爽地照討價付給。這很足以給主人做面子，而且也會有幾個先令落你的腰包；你要知道，即使你的主人付得太多一點，他到底比那可憐的商人擔得起損失。

除了你僱定專管的職務之外，別的事一點也不要多管。譬如馬夫醉了，或是不在家，司酒的被命令

去關馬房的門，便應答說：「稟老爺，我不懂得馬的事情。」又如窗簾的一隻角垂下來了，須用一個釘頭釘上，主人叫跟班去做，他可以說他不懂這樣的工作，老爺還應去叫木匠來纔好。

沒有叫到第三四聲，決不要上去，因為只有狗一聽呼喚即忙出來。主人叫「有人麼」的時候，僕人都無接應之必要，因為這「有人麼」不是人的名字。

把一切過失都推給哈吧狗，主人心愛的貓兒，猴子，鸚鵡，小孩，或是剛被攆出去的僕人；這樣你可以辯護自己，而又不害著別人，並且也使你的主人或主母省去無謂的生氣以及訶叱之煩。

這應該定為例規，凡下房或廚房裏的桌椅板凳都不得有三條以上的腿。這是古老定例，在我所知的人家裏都是如此，據說有兩個理由：其一，用以表示僕役都是在桌兀不定的狀態；其二，算是表示謙卑，僕人用的桌椅比主人用的至少要缺少一條腿。我承認這裏對於廚娘有一個例外，她依照舊習慣可以有一把靠手椅備飯後的安息；然而我也少見有三條以上的腿的。僕人的椅子之發生這種傳染性跛疾據哲學家說是由於兩個原因，即造成邦國的最大革命者：我是指戀愛與戰爭。一條凳，一把椅子，或一頂桌子，在總攻擊或小戰的時候，每被擊來當作兵器；平和以後，椅子——倘若不是十分結實——在戀愛行為中又容易受損，因為廚娘大抵肥重，而司酒的又總有點醉了。

你的主人主母出門去赴午餐，或晚間去訪問，只要留一個僕人看家就好，倘若沒有一個小崽子替你們代看門戶，照管小孩。（如主人有這個東西）誰當留守，可用長短的稻草抽籤決定；留在家裏的

一個人也可以會見情人，聊以娛樂，不怕被雙雙捉住。這些機會萬不可錯過，因為不是常有的；而且有一個僕人在家裏，你是十分安全的了。

主人主母外出的時候，有人來訪問他們，你不必費心去記那些姓名，因為你應該記住的事情實在已經太多了。而且這原是那門房的職務，主人不用一個門房，這是他的錯。誰又能夠記得姓名呢？你一定要記錯的，你不能寫，又認不得字。

你往門外和一個女人閑話，喝一杯急酒，或去看一個僕人處絞的時候，要把旁門開著，以便回來時無須敲門就可進去，你的主人不會知道你的出去。只有一刻鐘的工夫，於他的事情也沒有什麼妨礙。主人命令你去叫馬車的時候，即使是在半夜，不要走出門外，恐怕走開時主人要叫你，但當站在門口，「車，車！」的叫喊上半個鐘頭。

飯時你站在椅後侍候，要不停的搖動椅背，使前面的客人知道你是在那裏侍候着他。

有客喊要酒，你給他擎去的時候，不要碰他的肩頭，也不要說「老爺」或是「太太，酒來了」這是失禮的，好像你要把這酒硬灌下他的喉嚨去的樣子。你只要站在他的右邊肩旁，等他來擎；倘若他忘記了，用肘一掀把酒杯碰落在地上，那是他的過失，與你無干。

切麵包時不必擦你的刀，因為切過一兩片自然會擦乾淨了。

假如主母在晚飯時忘記了家裏還有冷肉，你不必多事地去提醒她；這顯然是她不要這肉了。倘若

她在第二天起來，只說她昨天不會吩咐，所以已經用了；爲免避扯謊起見，你可以在就寢之前同司酒的或別個老婆子把這肉分吃了。

六 世說新語（十九則） 劉義慶

（一）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士，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韞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韞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韞大踉蹌。（《言語第二》）

（二）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簾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雅量第六》）

（三）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

並明耳。』執經登坐，誦讀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規箴第十）

（四）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夙憲第十二）

（五）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六）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讓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七）

劉伶飯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讓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禪衣。諸君何爲入

我轍中？」

(八)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九)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任誕第二十三)

(十)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十一)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

見而去。』

(十二)

王平子出爲荊州，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樹取鵲子。涼衣拘闌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色自若，傍若無人。

(十三)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乘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簡漫

第二十四）

(十四)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十五)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十六)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

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十七)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豈勝馬邪？」

(十八)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旛旒。」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排調第二十五）

(十九)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恆聽之。（感溺第三十五）

七 洛陽伽藍記（二則） 楊銜之

(一) 慶之北使

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爲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尙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惟有中大夫楊元愼，給事中大夫王响，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右梁朝。」元愼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溼蒸，攢育蟲蟻，壤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扞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難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悖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諸婿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讒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瘦之爲醜。我魏膺錄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爲鎮，四海爲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爲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愼清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愼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愼。元愼卽口含水，噴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呀阿儂，語則阿傍，菘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啜嚼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口頭猶修網魚漉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拈拾雞頭，蛙羹蚌脯，以爲膳羞。布袍芒屨，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波適浪，唵嗎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急急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衍用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異怪

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殊陵。

(二) 元愼解夢

元愼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僞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諡烈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者，聞名高州里。元愼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官，爲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諸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愼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元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愼。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愼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乘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愼。元愼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愼。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元愼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

今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余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居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鬪，而來觀之，乃豬也。卽捨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尙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八 與山巨源絕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榜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

吾昔讀書，得井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轡；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

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也。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嫻，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嫻與慢相成，而爲僻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鑿，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闕於機宜，無萬石之憤，而有好盛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常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癢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毀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

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馨麝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尤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會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馮不佞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詣葛孔明，不佞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爲輪，曲者必不可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願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白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

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酌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羈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

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顯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九 自爲墓誌銘 張 岱

蜀人張岱，陶菴其別號也。少爲純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鑾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烟火，好梨園，好鼓吹，好骨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畫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牀碎几，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三十年前，真如隔世。常自評之，有七不可解，向以韋布而上擬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則貴賤素矣，不可解一。產不及中人，而欲齊驅金谷，世頗多捷徑，而獨株守於陵，如此則貧富舛矣，不可解二。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以將軍而翻文章之府，如此則文武錯矣，不可解三。上陪玉皇大帝，而不諂，下陪卑田院乞兒，而不驕，如此則尊卑溷矣，不可解四。弱則唾面而肯自乾，強則單騎而能赴鹵，如此則寬猛背矣，不可解五。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游戲，肯讓人先，如此則緩急謬矣，不可解六。博奕搗搗，則不知勝負，啜茶嘗水，則能辨澀滿，如此則智愚雜矣，不可解七。有此七不可解，自且不解，安望人解，故稱之以富貴人可，稱之以貧賤人亦可，稱之以智慧人可，稱之以愚蠢人亦可，稱之以強項人可，稱之以柔弱人亦可。

稱之以卞急人可，稱之以懶散人亦可，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節義不成，學文章不成，學仙學佛學農學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爲敗子，爲廢物，爲頑民，爲鈍秀才，爲賤賤漢，爲死老魅也已矣。初字宗子，人呼之爲石公，卽字石公。好著書，其所成者有石版書，張氏家譜，義烈傳，鄧孃文集，明易，大易用，史闕，四書選，夢憶，說鈴，昌谷解，快園道古，僕囊十集，西湖夢尋，一卷冰雪文行世。生於萬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時，魯國相大滌翁之樹子也。母曰陶宜人，幼多痰疾，養於外祖母太夫人者十年。外太祖雲谷公官兩廣，藏生牛黃丸盈數簍，自余因地以至十有六歲，食盡之而厥疾始瘳。六歲時，大父兩若翁攜余之武林，遇眉公先生，跨一角鹿，爲錢唐縣游客。對大父曰：聞文孫善屬對，吾面試之，指屏上李白騎鯨圖曰：太白騎鯨，采石江邊撈夜月；余應曰：眉公跨鹿，錢唐縣裏打秋風。眉公大笑躍起曰：那得靈雉若此，吾小友也。欲進以千秋之業，豈料余之一事無成也哉。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旣不能聊生，又不能覓死，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無功，陶靖節，徐文長，皆自作墓銘，余亦效顰爲之。甫構思，覺人與文俱不能佳，輟筆者再。雖然，第言吾之癖錯則亦可傳也已。去年營生壙於項王里之雞頭山，友人李研齋題其壙曰：嗚呼有明著述鴻儒陶菴張長公之壙。伯鸞高士，塚近要離，余故有取於項里也。明年，年踰七十有五，死與葬，其日月尙不知也，故不書。銘曰：

窮石崇，闕金谷，旨卞和，獻荆玉，老廉頗，戰涿鹿，賈龍門，開史局，饑東坡，餓孤竹，五殺大夫，焉肯自謬？空學陶潛，枉希梅福，必也尋三外野人，方曉我之衷曲。

一〇 祭震女文 沈君烈

萬曆己未年冬下浣之三日，沈承之長女阿震以痘不發而殤，藁葬北邙之次，其母薄氏日稱念梵書，資其冥福，復促作一疏詞，筆不忍下也。於其三七當薦熟食，乃爲文哭之，焚其所生前跳弄之場。曰：「嗚呼痛哉，汝名阿震，生於丙辰，以丙辰字，故取震名。汝生之初，我實不喜，三十許人，不男而女。迨汝未期，汝即可憐，以額招汝，汝笑啞然。當此之時，周嫗裸汝，衣不解帶，一夜十起。飽就嫗眠，饑就母乳，嫗因汝故，亦幾委曲。移濕就乾，補瘡剜肉，煩則母隕，省則汝哭。昨歲戊午，我命不濟，頻出就試，割汝而去。周嫗既死，試又不利，歸來牽袖，索物而戲，有汝在側，愁亦快意。汝齒日添，汝慧日多，呼爹呼媽，音不少訛。常手彈門，自問誰何？我姪來時，汝呼曰哥，戲擲汝物，汝竄而波。我舅來時，汝以衣拖，呼聲曰母，旋笑呵呵。汝伯來時，作賓主陪，擎杯曰請，笑者如雷。汝祖入鄉，汝又往蘇，經年不值，問汝識無。應聲曰識，白帽白鬚，汝有外翁，一面未曾，問客何方，卽曰北京。汝之外姑，視如身生，凡三五次，挈汝蘇行，三更索玩，五更索果，父母留汝，汝反不可，願謂我曰，阿婆思我。今年六月，汝有癘災，我特往蘇，挈汝歸來，摩沙患處，其色甚哀，然不敢哭，恐哭不該。每持果餌，必窺意旨，不色授之，不遽入齒。每手玩弄，誤有損傷，小日怒之，斂手退藏。汝母過嚴，時加櫛束，懼汝長大，習慣成熟，我意亦然，但私相囑，嬰孩何知，且隨其欲。汝昔在蘇，父母歸婁，問汝何依，欲去欲留？言雖不決，意在兩頭。頃汝歸斯，喜不自持，誘汝佈汝，假面作癡，小篋提棗，矮座啜糜，口誦大學，手

拜阿彌。握枚賭勝，遶屋爭馳，哈哈拍掌，自喜爲奇。不勾半月，卽汝死期。天乎命乎，神仙莫知。汝未死頃，召醫診視，或云風邪，或云瘋子，風不可必，癡似有理。至今思之，不測所以。汝善話言，此際不語，聲嘶氣斷，張目而已。環汝而泣，汝淚亦泚，嗚呼，痛可忍言哉。論世俗情，女死何哭，論我生年，壯大窮獨。汝又頗慧，雖女亦足，誰知鬼神，虐我太酷。先汝十日，汝妹阿巽，少汝二歲，與汝同病，同三日亡。汝所狎認，今汝無伴，當與妹並。汝稍能行，妹立未定，往來攜手，相好無競。若逢汝軀，可更一問，父有室願，父有妣悶，但往依之，必汝提引，所以權厝，亦近願側。妹小汝揣，汝小願掖，他年卜地，葬汝同宅。我今思汝，不能去懷，汝若有知，常入夢來，緣或未盡，可再投胎。所謂金剛，併諸經咒，設羹爇燻，付汝領受。汝見冥王，操手哀叩，儂實不壽，儂實無咎，儂生貧家，儂甘粗陋，糝粒必拾，以畏雷吼，襦履必惜，以爬微垢，神有誅求，儂年實幼，鬼有陵轍，望神爲佑。但可如是，莫啼莫譁，地府之中，不比在家。我今作文，汝不識字，但呼阿震，汝父在此，哭汝一聲，呼汝一次。

一一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魯迅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現在是早已併屋子一起賣給朱文公的子孫了，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經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

不必說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也不必說鳴蟬在樹葉裏長吟，肥胖

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翻閱斷磚來，有時會遇見蜈蚣；還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牠的脊梁，便會拍的一聲，從後發噴出一陣煙霧。何首烏藤和木蓮藤纏絡著，木蓮有蓮房一般的果實，何首烏有臃腫的根。有人說，何首烏根是有像人形的，喫了便可以成仙，我於是常常拔牠起來，牽連不斷地拔起來，也曾因此弄壞了泥牆，卻從來沒有見過有一塊根像人樣。如果不怕刺，還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攢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遠。

長的草裏是不去的，因為相傳這園裏有一條很大的赤練蛇。

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先前，有一個讀書人住在古廟裏用功，晚間，在院子裏納涼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叫他。答應著，四面看時，卻見一個美女的臉露在牆頭上，向他一笑，隱去了。他很高興，但竟給那走來夜談的老和尚識破了機關。說他臉上有些妖氣，一定遇見「美女蛇」了；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喚人名，倘一答應，夜間便要來喫這人的肉。他自然嚇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卻道無妨，給他一個小盒子，說只要放在枕邊，便可高枕而臥。他雖然照樣辦，卻總是睡不著，——當然睡不著的。到夜半，果然來了，沙沙沙！門外像是風雨聲，他正抖作一團時，卻聽得豁的一聲，一道金光從枕邊飛出，外面便甚麼聲音也沒有了，那金光也就飛回來，斂在盒子裏。後來呢？後來，老和尚說，這是飛蜈蚣，牠能吸蛇的腦髓，美女蛇就被牠治死了。

結末的教訓是：所以倘有陌生的聲音叫你的名字，你萬不可答應他。

這故事很使我覺得做人之險，夏夜乘涼，往往有些擔心，不敢去看牆上，而且極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樣的飛蜈蚣。走到百草園的草叢旁邊時，也常常這樣想。但直到現在，總還是沒有得到；但也沒有遇見過赤練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聲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

冬天的百草園比較的可無味；雪一下，就可兩樣了。拍雪人（將自己的全形印在雪上）和塑雪羅漢需要人們鑿賞，這是荒園，人跡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來捕鳥。薄雪的雪，是不行的；總須積雪蓋了地面一兩天，鳥雀們久已無處覓食的時候纔好。掃開一塊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篩來，下面撒些秕穀，棒上繫一條長繩，人遠遠地牽著，看鳥雀下來啄食，走到竹篩底下的時候，將繩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類的『張飛鳥』，性子很躁，養不過夜的。

這是閩土的父親所傳授的方法，我卻不大能用。明明見牠們進去了，拉了繩，跑去一看，卻什麼都沒有，費了半天力，捉住的不過三四隻。閩土的父親是小半天便能捕獲幾十隻，裝在叉袋裏，叫著擻著的。我會經問他得失的緣由，他只靜靜地笑道：你太性急，來不及等牠走到中間去。

我不知道爲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爲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爲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爲將磚頭拋到開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爲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

盆子們和木道們……

出門向東，不上半里，走過一道石橋，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從一扇黑油的竹門進去，第三間是書房。中間掛著一塊扁道：三味書屋；扁下面是一幅畫，畫著一隻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樹下。沒有孔子牌位，我們便對著那扁和鹿行禮。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禮時，先生便和藹地在一旁答禮。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我對他很恭敬，因為我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不知從那裏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纔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於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

三味書屋後面也有一個園，雖然小，但在那裏也可以爬上花壇去折臘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樹上等

蟬蛻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蒼蠅、銀螞蟻，靜悄悄地沒有聲音。然而同窗們到園裏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書房裏便大叫起來：

『人都到那裏去了？』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條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罰跪的規則，但也不常用，普通總不過瞪幾眼，大聲道：

『讀書！』

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唸『笑人齒缺曰狗賢大開』的。有唸『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唸『厥土下上錯厥頁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唸書。後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著：

『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嘯……』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因為讀到這裏，他總是微笑起來，而且將頭仰起，搖著，向後面拗過去，拗過去。

先生讀書入神的時候，於我們是很相宜的。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我是畫畫兒，用一種叫作『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

大本。後來，因為要錢用，賣給一個有錢的同窗了。他的父親是開錫箔店的；聽說現在自己已經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紳士的地位了。這東西早已沒有了罷。

一一 薩天師語錄 林語堂

——薩天師與東方朔——

薩拉圖斯脫拉來到鶴突之國魯鈍之城，拜見國君備，太子儒，宰相顯蒙，太傅鹿豕，主教安閒及御優東方曼倩，覺得這鶴突國中魯鈍城裏，只有曼倩一人最聰明。只有他尙分得青紅皂白，只有他不玩世，名，遊戲人生；他的笑中有淚，淚中有笑。東方曼倩對薩天師說：

薩天師！慈悲長老！你何以下臨這冥頑之邦，俳優之朝，在這廷上，聰明人只能作俳優，也只有俳優是聰明人。我誠實告訴你，我已發明這城中聰明之用處，就是裝糊塗！

你只知道噤口之聰明，你卻不知饒舌之狡慧。

你何以離你的彌陀淨土，你的山中明月？你是否也感覺山巒之嚴寒，而下凡饒舌以求援？

也許你是來探訪佩嘉禾章的癆病胸膛，或是來獻殷勤於吃燕窩粥的小姐？

也許你要來訪問善做計開的穩健青年，或是來問候長鬚老爺，在玩弄他們的徽章？不然，或是你來瞻仰登天鷄犬的風采，及親領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香水閨媛的芳澤？

薩天師，慈悲長者！在這城中情感已經枯黃；思想也已搗成爛漿，上捲筒機，製成日報。

我告訴你這些話，並不求你相信；在這城市的春天，人心已經發霉，志尙也已染癆瘵；流水已充塞毒熱的微菌，柳絮也傳佈腦膜炎的小機體。

你也許不相信；但是在這城中，奸滑都是老，無猜都是少；臉皮與年齒而俱增，寸心與歲月而彌減——在這城中，無猜青年請問：我們要把良心放在何處，把羞惡之心置於何地？長輩回答說：你只要端莊飯有你吃的。改你羞惡之心，易以老成之面。長輩於是翻過去攙他的小老婆。

薩天師，老實告訴你，我依隱玩世，講諸人間，也已乏了。我欣喜你來，因為我在饒舌之中，感覺寂寞，在絮絮之中，常起寒慄。我遨遊乎孤魂之間，看那些孤魂在夢中做扒手，互相偷竊。

我欣喜你來，因為對他們，我常戴着俳優的假面具，我為他們學會傻笑的藝術。我憑這隻傻笑面具，與他們往來。

我傻笑，你傻笑，他傻笑。我們傻笑，你們傻笑，他們傻笑。這是他們的文法。

今天我正在傻笑，昨日我已經傻笑，明早我將要傻笑。這是他們動詞的變化。

但是他們的傻笑，非我的傻笑，他們的哈哈，也不同於我的哈哈。他們莫明我的嘻聲，也莫知我露齒傻笑的高深。

因為我的傻笑是像焚毀城市的火災，非像照花曝剝的銀燭，供閨秀的賞玩；是像夏日之酷烈，不像

冬日之和暖。我不使他們聽我的笑聲而舒服。

因為我的笑聲是暴烈的，如火燎原的。我的笑容是魘魅的，使他們的主教蹙額，他們的紳士痛心。

維持風化：他們的禿頭主教與大腹賢臣唱着。我們也在扶翼聖教：他們尖頭軟膝的紳士和着。我唾棄他們的風化，也不敢正視他們的牀第。

我的笑聲，只使他們油滑的鸚鵡皮臉起了微皺，使他們的鑿日合上，而傳達他們便便的大腹——在這大腹中，受消化而起新陳代謝作用，連同海狗腎使他們壯陽。

他們把我的笑話當做春藥，麻醉劑，他們熱心聖道，有如斯者。他們也須要供給補養料，醫他們的神經衰弱症。

維持風化——同時給我們清甜易消的養料。他們的腸胃也怪可憐見。

但是我的諧謔，饒舌，都有特別理由：在這域中，裸體的真理，羞赧已無容身之地，所以須披上諧謔的輕紗……

東方朔這樣對薩拉圖斯脫拉說。薩天師回答說：

我雖可憐你，但更可憐他們聖賢君子紳士的腸胃，尤其可憐羞赧無地披上俳謔輕紗的真理。

你這依隱玩世善放花炮的小聰明，你最善用聰明處，就是你的花炮與你的傻笑。你已學會保全你的頭顱。

我恭賀你不曾維持風化，扶翼聖道。難道真理可以屈身入宮，有鶴突國君的妃嬪，或是往來街上，替你們的國君貼標語？

維持風化：你們的貪污倖臣一齊唱着。但是我告訴你：凡維持必先改造，凡建設必先搗毀。世上沒有焚燬的火，不是照耀世界；沒有可畏的太陽，不是煦育萬類。

請你放你的花炮長久些，響亮些，使他們不致於昏入睡鄉。最好玩的遊戲莫如焚燬這大城。因為從這大城的灰燼，將有新都出現，由這些破屋的舊址將有新的耶路撒冷成立。因為我正在急切的等待復活，所以也一樣急切的等待死亡。

但是，你聽我的臨別的贈言。你須好好的看護真理，給她穿大規矩守禮的服裝，因為裸體的真理，不是他們的賢人君子所敢正視的。

——薩拉圖斯脫拉如是說。

一三三 談『日連戲』 周作人

吾鄉有一種民衆戲劇，名『日連戲』，或稱曰『日連救母』。每到夏天，城坊鄉村醜資演戲，以敬鬼神，禳災厲，併以自娛樂。所演之戲有徽班，亂彈，高調等本地班，有『大戲』，有日連戲。末後一種為純民衆的，所演只有一齣戲，即『日連救母』，所用言語係道地土話，所著服裝皆極簡陋陳舊，故俗稱衣冠

不整爲『日運行頭』；演戲的人皆非職業的優伶，大抵係水村的農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轎夫之流混雜其中，臨時組織成班，到了秋風起時，便即解散，各做自己的事去了。

十六弟子之一的大目健連在民間通稱云富羅荷，據翻譯名義集目健連，『淨名疏』云，文殊問經翻『菴荻根』，父母好食，以標子名。可見鄉下人的話也有典據，不可輕侮。富羅荷的母親說是姓劉，所以稱作『劉氏』。劉氏不信佛法，用狗肉餵首齋僧，死時被五管鑿叉擄去，落了地獄，後來經目運用盡法力，纔把她救出來，這本戲也就完結。計自傍晚做起，直到次日天明，雖然夏夜很短，也有八九小時，所做的便是這一件事；除首尾以外，其中十分七八，卻是演一場場的滑稽事情，算是日連一路的所見，看衆所最感興味者恐怕也是這一部分。鄉間的人常喜講『舛辭』（俗云 *casarucc*）及『冷語』（*casarucces*），可以說是『目連趣味』的餘流。

這些場面中有名的，有『背瘋婦』，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別著一老人頭，飾爲老翁背其病媳而行。有『泥水作打牆』，瓦匠終於把自己封進牆裏去。有『□□挑水』，訴說道，

『當初說好的是十六文一擔，後來不知怎樣一弄，變成了一文十六擔。』所以挑了一天只有三文錢的工資。有『張贊打爹』，張贊的爹被打，對衆說道，

『從前我們打爹的時候，爹逃了就算了。現在呢，爹逃了還是追著要打！』這正是常見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兩句話的最妙的通俗解釋。又有人走進富室廳堂裏，見所掛堂幅高聲念道，

『太陽出起紅澎湖，

新婦淖浴公來張。

公公唉，爺來張：

婆婆也有哼，

唔，「唐伯虎題」高雅，高雅！』

這些滑稽當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壯健的，與士流之扭捏的不同，這可以說是民衆的滑稽趣味的特色。我們如從頭至尾的看日連戲一遍，可以了解不少的民間趣味和思想，這雖然是原始的爲多，但實在是國民性的一斑，在我們的趣味思想上并不是絕無關係，所以我們知道一點也很有益處。還有一層，在我所知道的範圍以內，這是中國現存的唯一的宗教劇。因爲日連戲的使人喜看的地方雖是其中的許多滑稽的場面，全本的目的卻顯然是在表揚佛法，仔細想起來說是水陸道場或道士的『煉度』的一種戲劇化也不爲過。我們不知道在印度有無這種戲劇的宗教儀式，或者是在中國發生的國貨，也未可知，總之不愧爲宗教劇之一樣，是很可注意的。滑稽分子的喧賓奪主，原是自然的趨勢，正如外國間劇（Interlude）狂言（Kyogen）的發生一樣，也如僧道作法事時之唱生旦小戲同一情形罷。

可惜我十四歲時離開故鄉，最近看見日連戲也已在二十年前，而且又只看了一小部分，所以記憶

(Thaayang tseheir wungbarngbang,

Hsingvur huuyoh kong letzang;

“Kongkong yhe, forng letzang;

Borbo yar yar hang!”)

不清了。倘有篤志的學會，應該趁此刻舊風俗還未消滅的時期，資遣熟悉情形的人去調查一回，把腳本紀錄下來，於學術方面當不無裨益。英國蒞來則 (Barnes) 博士竭力提倡研究野蠻生活，以為南北極探險等還可稍緩，因為那裏的冰反正不見得就會融化。中國的蒙藏回苗 各族生活固然大值得研究，就是本族裏也很多可以研究的東西，或者可以說還沒有東西曾經好好的整理研究過，現在只等研究的人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

一四 說幽默 鶴見祐輔 魯迅譯

(一)

幽默 (Humor) 在政治上的地位，——將有如這樣的題目，我久已就想研究牠一番。幽默者，正如在文學上佔着重要的地位一般，在政治上，也做着頗要緊的腳色的事，就可以看見。有幽默的政治家，和沒有幽默的政治家之間，那生前不消說，便在死後，我以為也似乎很有不同的。英國的格蘭斯敦 這人，自然是偉人無疑，但我總不覺得可親近。這理由，長久沒有明白。在往輕井澤的汽車中，遇到一個英國女人的時候，那女人突然說：

『格蘭斯敦是不懂得幽默的人。』

我就恍然像眼睛上落了鱗片似的。自己覺得，從年青時候以來，對於格蘭斯敦不感到親暱，而於林肯

卻感到親暱者，原來就爲此。對於克林威爾這人，不知怎的，我也不喜歡。這大概也就因爲他是不懂得幽默的人的緣故罷。

(二)

缺少幽默者，至少，是這人對於人生的一方面——對於重要的一方面——全不懂得證據。這和所謂什麼有人味呀，有情呀之類不同；而關係於更其本質底的人的性格。

嘉勒爾說過：不會真笑的人，不是好人。但是，笑和幽默，是各別的。

倘問：那麼，幽默是什麼呢？我可也有些難於回答。使心理學家說起來，該有相當的解釋罷；在哲學家，在文學家，也該都有一番解釋。然而似乎也無須下這麼麻煩的定義，一下定義，便會成爲毫不爲奇的事的罷。

倘問：幽默者，日本話是甚麼那？可也爲難。說是滑稽呢，太下品，說是發笑罷，流於輕薄；若說是諧謔，又太板。這些文字，大約各在封建時代成了帶着別的聯想的文字，所以顯不出真的意思來了。於是我們在暫時之間，不得已，就索性用着外國話的罷。

(三)

倘說，那麼，幽默是怎麼一回事呢？要舉例，是容易的。不過以幽默而論，那一個是上等，卻因着各人的鑒賞而不同，所以在幽默，因此也就有了種種的階級和種類了。

熊本地方的傳說裏，有不肯認錯的人的例子。那是兩個男人，指着一株大樹，說道那究竟是甚麼樹呢，爭論着。這一個說，那是榲櫨；那一個便說，不，那是榎樹，不肯服。這個說，但是，那樹上不是現生着榲櫨子麼？那對手卻道：

『不。即使生着榲櫨子，樹還是榎樹。』

我以為在這『即使生着榲櫨子，樹還是榎樹』的一句裏，是很有幽默的。遇見這一流人的時候，我們的一夥便常常說：『那人是即使生着榲櫨子，樹還是榎樹呵。』

這話，是從友人岩本裕吉君那裏聽來的。在一個集會上，講起過事，柳田國男君也在座，便說，還有和這異曲同工的呢。那講出來的是：

『即使爬着，也是黑豆。』

也是兩個人爭論着：掉在那裏的，是黑豆。不是黑的蟲。正在爭持不下的時候，那黑東西，蠕蠕地爬動起來了。於是一個說，你看，豈不是蟲麼？那不肯認錯的對手卻道：

『不。即使爬着，也是黑豆。』

這一個似乎要比『即使生着榲櫨子，樹還是榎樹』高超些。在黑豆蠕蠕地爬着這一點上，是使人發笑的。

於是，柳田國男君更進一步，講了

『納狸於函，納鯉於籠』

的事。這些事都很平常；但惟其平常，愈想卻愈可笑。雖是頗通文墨的人，這樣的字的錯誤是常有的。而那人⁴是生着鬚子的，頗知分別的老人似的人，所以就更發笑。

三河國之南的海邊，有一個村；這村裏，人家只有兩戶。有一天，旅客經過這地方，一個老人惘惘然無聊似的坐在石頭上。旅客問他在做什麼事。老人便答道：

『今天是村子的集會呵。』

這是無須說明的，這村子只有兩家，有着到村會的資格的，是只有這老人一個。

然而，這話的發笑，是在『村的集會』這句裏，比說『正開着一個人的村會議』更有趣。說到這裏，就發生關於幽默的議論了。例如，將這話翻成外國語，還能留下多少發笑的分子。

(五)

前年，和從英國來的司各得氏夫婦談起幽默，便聽到西洋人所常說的話：在日本人，究竟可有幽默麼？我說，有是有的，但不容易翻譯。這樣說着各樣的話的時候，司各得君突然說：

『日本人富於機智 (W)，是可以承認的；究竟可富於幽默，卻是一個疑問。』

於是便成了機智和幽默的區別，究竟如何的問題。經過種種思索之後，他便定義為：

『機智者，是地方底的，而幽默，則普遍底也。』作爲收束了。總而言之，所謂機智者，是只在一國或一地方覺得有趣，倘譯作別國的语言，即毫不奇特；而幽默，則無論翻成那一國的話，都是發笑的。

其次，司各得君又說了這樣的話：

『日本人所喜歡的笑話，大抵是我們的所謂沙士比亞時代的笑話。譬如說，一個人滑落在土坑裏了，這很可笑。就是這樣的東西。』

這在不懂日本話的司各得君，自然是無足怪的，但也很有切中的處所。

前年，梅昆博士作爲交換教授來到日本的時候，講演之際，說了種種發笑的話。然而聽衆並不笑；於是無法可施，說道，『從此不再講笑話。』悲觀了。這並不只是語學程度之不足；是因爲日本的聽衆，對於幽默沒有美國聽衆那樣的敏感。例如，倘將先前所說的『即使爬着，也是黑豆』那樣的話，用在演說裏，千人的聽衆中，怕只有兩三人會笑罷。

(六)

說話稍稍進了岔路了，這缺少幽默的事，我以爲也是日本人被外國人所誤解的一個原因。支那人是被稱爲有幽默的。這就是說，還是支那人有人味。然而，這也並非日本人生來就缺少幽默，從明治到大正的日本人，太忙於生活，沒有使日本人固有的幽默顯於表面的餘地了，我想。

在德川時代的末期那樣，平穩的時代，日本特有的幽默曾經很發達，是周知的事實。大概一到王政

維新，日清，日俄戰爭似的窘促的時代，便沒有閒空，來賞味這樣寬裕的幽默之類了。

(七)

但是，從一方面想，也可以說，懂得幽默，是由於深的修養而來的。這是因為倘若目不轉睛地正視着人生的諸相，我們便覺得倘沒有幽默，即被趕到彷彿不能生活的苦楚的感覺裏去。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歡幽默的。這是寂寞的內心的安全瓣。

以歷史上的人物而論，林肯是極其寂寞的人。他對於人生，正視了，凝視了，而且為寂寞不堪之感所充滿了。不必讀他的傳記，只要注視他的肖像，便可見這自然人的心中，充滿着寂寞。而他是愛幽默的。他的逸事中，充滿着發笑的話。他的演說，他的書信中，也有笑話散在。寂寞的他，不笑，是苦得無法可想了。

先幾時死掉的威爾遜氏，也是喜歡幽默的人。這也像林肯一般，似乎是要逃避那寂寥之感的安全瓣。新渡戶稻造先生也喜歡幽默，據我想，那原因也就從同一的處所湧出來的。

現今英國的勞動黨內閣的首相麥唐納氏，也是富於幽默的人。那心情，也還是體驗了人生的悲哀的，要作為多淚的內心的安全瓣，所以便不識不知，愛上了幽默，修練着幽默的罷。淚和笑只隔一張紙。恐怕只有嘗過了淚的深味的人，這纔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

(八)

然而在這樣幽默之中，有一種不可疏忽的危險。

幽默者，和十八歲的姑娘看見筷子跌倒，便笑成一團的不同。那可笑味，是從理智底的事發生的。較之鼻尖上沾着墨，所以可笑之類，應該有更其洗鍊的可笑味。

幽默既然是訴於我們的理性的可笑味，則在那可笑味所由來之處，必有理由在。那是大抵從『理性底倒錯感』而生的。

在或一種非論理底的事象中，我們之所以覺到幽默，就在於沒有幽默的人要怒的事，而我們倒反笑。有時候，我們對於人生的悲哀，也用了笑來代哭。還有，也或以笑代怒，以笑代妬。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倒錯感。

但是，故意地笑，並不是幽默，只在真可笑的時候，纔是幽默。

在這裏，我所視為危險者，就是幽默的本性，和冷嘲（Cynic）只隔一張紙。幽默常常容易變成冷嘲，就因為這緣故。

從全無幽默的人看來，毫不可笑的事，卻被大張着嘴笑，不能不有些吃驚，然而那幽默一轉而落到冷嘲的時候，對手便紅了臉發怒。

睜開了心眼，正視起來，則我們所住的世界，乃是不能住的悲慘的世界。倘若二六時中，都意識着這悲慘，我們便到底不能生活了。於是我們就尋出了一條活路，而以笑了之。這心中一點的餘裕，變憤為

笑。化淚爲笑，所以，從以這餘裕爲輕薄的人看來，如幽默者，是不認真，在人生是不應該有的。但是從真愛幽默的人們看來，則倘無幽默，這世間便是只好懷死的不合理的悲慘的世界。所以雖無幽默，也能生活的人，倒並非認真的人，而是還沒有真覺到人生的悲哀的老實人，或者是雖然知道，卻故作不知的偽善者。

然而，因爲幽默是從悲哀而生的『理性底逃避』的結果，所以這常使人更進而冷嘲人間。對於一切氣憤的事，並不直率地發怒，卻變成啣着香煙，只有嘲笑，是很容易的。約翰穆勒的話裏，曾有『專制政治使人們變成冷嘲』的句子。這是因爲在專制治下的時候，直率的敏感的人們，大概是憤怒着，活不下去的。於是直率的人，便成爲殉教者而被殺害了。不直率的人，就玩弄人生，遊在幽默中，冷冷地笑着過活。

所以幽默是如火，如水，用得適當，可以使人生豐饒，使世界幸福。但倘一過度，便要焚屋，滅身，妨害社會的前進的。

(九)

使幽默不墮於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在純真的同情罷。同情是一切事情的礎石。法蘭斯曾說，天才的礎石是同情；託爾斯泰也以同情爲真的天才的要件。

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爲兒戲，笑着過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貴，不失卻深的人

類愛的心情，而笑着的，是幽默罷。

那麼，就不得不說，幽默者，作爲人類發達的一個助因，是可以尊重的心靈的動作。

古羅馬的詩聖阿累條斯曾經謳歌道：

『含笑談真理，又有何妨呢？』

可以說，靠着嫣然的笑的美德，在我們蕭條的人生上，這纔也有一點溫情流露出來。

(一九二四，七三)

將 Humor 這字，音譯爲『幽默』，是語堂開首的。因爲那兩字似乎含有意義，容易被誤解爲『靜默』、『幽靜』等，所以我不大贊成，一向沒有沿用。但想了幾回，終於也想不出別的什麼適當的字來，便還是用現成的完事。一九二六，二二，七。譯者識於廈門。

一五 論幽默 林語堂

One excellent test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I take to be the flourishing of the comic idea and comedy; and the test of true comedy is that it shall awaken thoughtful laughter.

—George Meredith: Essay on Comedy.

『我想一國文化的極好的衡量，是看他喜劇及俳調之發達，而真正的喜劇的標準，是看他能否引起含蓄思想的笑。』——麥烈蒂斯喜劇論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人之智慧已啓，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見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現。如波斯之天文學家詩人荷麥卡奄姆，便是這一類的。三百篇中唐風之無名作者，在他或她感覺人生之空泛而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之時，也已露出幽默的態度了。因為幽默只是一種從容不迫達觀態度，鄭風『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的女子，也含有幽默的意味。到第一等頭腦如莊生出現，遂有縱橫議論掉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莊生可稱為中國之幽默始祖。太史公稱莊生滑稽，便是此意，或索性追源於老子，也無不可。戰國之縱橫家如鬼谷子淳于髡之流，也具有滑稽雄辯之才。這時中國之文化及精神生活，確乎是精力飽滿，放出異彩，九流百家，相繼而起，如滿庭春色，奇花異卉，各不相模，而能自出奇態以爭妍。人之智慧，在這種自由空氣之中，各抒性靈，發揚光大。人之思想也各走各的路，格物窮理，各逞其奇，奇則變，變則通。故毫無虛腐氣象。在這種空氣之中，自然有謙愿與超脫二派，殺身成仁，臨危不懼，如墨翟之徒，或是儒冠儒服，一味做官，如孔丘之徒，這是謙愿派。拔一毛以救天下而不為，如楊朱之徒，或是敵屈仁義，絕聖棄智，看穿一切如老莊之徒，這是超脫派。有了超脫派，幽默自然出現了。超脫派的首論是放肆的，筆鋒是犀利的，文章是還大灑放不顧細謹的。李季為利及李季為義的人，在超脫派者

來，只覺得好笑而已。儒家斤斤拘執棺槨之厚薄尺寸，守喪之期限年月，當不起莊生的一聲狂笑。於是儒與道在中國思想史上成了兩大勢力，代表道學派與幽默派。後來因為儒家有「尊王」之說，為帝王所利用，或者儒者與君王互相利用，壓迫思想，而造成一統局面，天下腐儒遂出。然而幽默到底是一種人生觀，一種對人生的批評，不能因君王道統之壓迫，遂歸消滅。而且道家思想之泉源浩大，老莊文章氣魄，足使其效力歷世不能磨滅，所以中古以後的思想，表面上似是獨尊儒家道統，實際上是儒道分治的。中國人得勢時都信儒教，不遇時都信道教，各自優遊林下，寄託山水，怡養性情去了。中國文學，除了御用的廟廟文學，都是得力於幽默派的道家思想。廟廟文學，都是假文學，就是經世之學，狹義言之，也算不得文學。所以真有性靈的文學，入人最深之吟咏詩文，都是歸返自然，屬於幽默派，超脫派，道家派的。中國若沒有道家文學，中國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統，中國詩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國人之心靈，不知要苦悶到如何。

老子莊生，固然超脫，若莊生觀魚之樂，蝴蝶之夢，說劍之喻，蛙蟹之語，也就够幽默了。老子教訓孔子的一頓話：「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若是而已。」無論是否戰國時人所偽託司馬遷所誤傳，其一股酸溜溜氣味，令人難受。我們讀老莊之文，想見其為人，總感覺其酸辣有餘，溫潤不足。論其遠大遙深，睥睨一世，確乎是真正 Comic spirit（說見下）的表現。然而老子多苦笑，莊生多狂笑，老子的笑聲是尖銳的，

莊生的笑聲是豪放的。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謂幽默是溫厚的，超脫而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之「鬱剔」(Wit)。反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真正幽默態度。孔子之幽默及儒者之不幽默，乃一最明顯的事實。我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腐儒所取的是他的踧踖如也，而不是他的恂恂如也。我所愛的是失敗時幽默的孔子，是不願做匏瓜繫而不食的孔子，不是成功時年少氣盛殺少正卯的孔子。腐儒所愛的是殺少正卯之孔子，而不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孔子既歿，孟子猶能談諧百出，踧東家牆而摟其女子，是今時士大夫所不屑出於口的，齊人一妻一妾之喻，亦大有諷刺氣味，然孟子亦近於鬱剔，不近於幽默，理智多而情感少故也。其後儒者日趨酸腐，不足談了。韓非以命世之才，作說難之篇，亦只是大學教授之幽默，不甚輕快自然，而幽默非輕快自然不可。東方朔枚皋之流，是中國式之滑稽始祖，又非幽默本色。正始以後，王何之學起，道家勢力復興，加以竹林七賢繼出倡導，遂滌盡腐儒氣味，而開了清談之風。在這種空氣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性靈，周秦思想之緊張怒放，一變而為恬淡自適，如草木由盛夏之焄赫繁榮而入於初秋之濛濛深遠了。其結果，乃養成晉末成熟的幽默之大詩人陶潛。陶潛的賁子，是純熟的幽默。陶潛的淡然自適，不同於莊生之狂放，也沒有屈原的悲憤了。他歸去來辭與屈原之卜居漁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賞，但沒有激越哀憤之音了。他與莊子，同是主張歸返自然，

但對於針砭世俗，沒有莊子之尖利。陶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只見世人爲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魯可憐，莊生卻罵干祿之人爲象養之牛待宰之蟲。所以莊生的憤怒的狂笑，到了陶潛，只成溫和的微笑。我所以言此，非所以抑莊而揚陶，只見出幽默有各種不同。議論縱橫之幽默，以莊爲最，詩化自適之幽默，以陶爲始。大概莊子是陽性的幽默，陶潛是陰性的幽默，此發源於氣質之不同。不過中國人未明幽默之義，認爲幽默必是諷刺，故特標明閒適的幽默，以示其範圍而已。

莊子以後，議論縱橫之幽默，是不會繼續發現的。有骨氣有高放的思想，一直爲帝王及道統之團結勢力所壓迫。二千年間，人人議論合於聖道，執筆之士，只在孔廟中翻筋斗，理學場中檢牛毛，所謂放逸不過如此，所謂高超，亦不過如此。稍有新穎議論，超凡見解，即誣爲悖經叛道，辯言詭說，爲朝士大夫所不齒，甚至以亡國責任，加於其上。范蠡以王弼何晏之罪，浮於桀紂，認爲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都應嫁罪於二子。王樂清談，論者指爲亡晉之兆。清談尙不可，誰敢復說絕聖棄智的話？二千年間之朝士大夫，皆負經世大才，欲以佐王者，命諸侯，治萬乘，聚稅斂，卽作文章抒悲憤，尙且不敢，何暇言諷刺。更何暇言幽默朝士大夫。開口仁義，閉口忠孝，自欺欺人，相率爲僞。不許人揭穿。直至今日之武人通電，政客官言，猶是一般道學面孔。禍國軍閥，誤國大夫，讀其宣言，幾乎人人要駕湯武而媿堯舜。暴斂官僚，販毒武夫，聞其演講，亦幾乎欲愧周孔而羞荀孟。至於妻妾泣中庭，施施從外來，孟子所譏何人，彼且不識，又何暇學孟子之幽默？

然幽默究竟爲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歸滅亡。議論縱橫之幽默，既不可見，而閒適怡情之幽默，卻不絕的見於詩文。至於文人偶爾戲作的滑稽文章，如韓愈之送窮文，李漁之逐貓文，都不過遊戲文字而已，真正的幽默，學士大夫，已經是寫不來了。只有在性靈派文人的著作中，不時可發見很幽默的議論文，如定盦之論私，中郎之論癡，子才之論色等。但是正統文學之外，學士大夫所目爲齊東野語稗官小說的文學，卻無時無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話，元之戲曲，明之傳奇，清之小說，何處沒有幽默？若水滸之李逵，魯智深，寫得使你時而或哭或笑，亦哭亦笑，時而哭不得笑不得，遠超乎諷諫褒貶之外，而達乎幽默同情境地。西遊記之孫行者，豬八戒，確乎使我們於喜笑之外，感覺一種熱烈之同情，亦是幽默本色。儒林外史幾平篇篇是摹繪世故人情，幽默之外，難以諷刺。鏡花緣之寫女子，寫君子國，老殘遊記之寫瑣姑，也有不少啓人智慧的議論文章，爲正統文學中所不易得的。中國真正幽默文學，應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猶如中國最好的詩文，亦當由戲曲傳奇小說小調中去找。

(中篇)

因爲正統文學不容幽默，所以中國人對於幽默之本質及其作用沒有了解。常人對於幽默滑稽，總是取鄙夷態度，道學先生甚至取嫉忌或恐懼態度，以爲幽默之風一行，生活必失其嚴肅而道統必爲詭辯所傾覆了。這正如道學先生視女子爲危險品，而對於性在人生之用處沒有了解，或是如彼輩視

小說爲稗官小道，而對於想像文學也沒有了解。其實幽默爲人生之一部分，我已屢言之，道學家能將幽默屏棄於他們的碑銘墓誌奏表之外，卻不能將幽默屏棄於人生之外。人生是永遠充滿幽默的，猶如人生是永遠充滿悲慘、性欲、與想像的。即使是在儒者之生活中，做出文章儘管道學，與熟友閒談時，何嘗不是常有俳諧言笑所差的，不過在文章上，少了幽默之滋潤而已。試將朱熹所著名臣言行錄一翻，便可見文人所不敢筆之於書，卻時時出之於口而極富幽默味道。試舉一二事爲例：

（趙普條）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韓王屢諫，以爲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上不聽，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王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此是洞達人情之上乘幽默。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太祖參決大政。及疾篤，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太后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上曰：此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也。太后笑曰：不然。正繇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

太祖所言，全是道學話，粉飾話。太后卻能將太祖建朝之功抹殺，而謂係柴氏主幼不幸所造成。這話及這種見解，正像蕭伯訥令拿破崙自述某役之大捷，全係其馬偶然尋到擺渡之功，豈非揭穿真相之上乘幽默？

關於幽默之解釋，有哲學家亞里斯多得，柏拉圖，康德，哈勃斯（Hobbes），伯克森，弗勞特諸人之分

析。伯克森所論，不得要領，弗勞特太專門。我所最喜愛的，還是英小說家麥烈蒂斯在劇論中的一篇討論。他描寫俳調之神一段，極難翻譯，茲勉強粗略譯出如下：

「假使你相信文化是基於明理，你就在靜觀人類之時，窺見在上有一種神靈，耿耿的鑒察一切……他有聖賢的頭額，嘴唇從容不緊不鬆的半開着，兩個脣邊，藏着林神的諧謔。那像弓形的稱心享樂的微笑，在古時是林神響亮的狂笑，撲地叫眉毛倒豎起來。那個笑聲會再來的，但是這回已屬於堯爾微笑一類的，是和緩恰當的，所表示的是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而不是胡盧笑鬧。常時的態度，是一種閒逸的觀察，好像飽觀一場，等着擇肥而噬，而心裏卻不着急。人類之將來，不是他所注意的；他所注意是人類目前之老實與形樣之整齊。無論何時人類失了體態，誇張，矯揉，自大，放誕，虛偽，炫飾，纖弱過甚；無論何時他看見人類懵懂自欺，淫侈奢欲，崇拜偶像，作出荒謬事情，眼光如豆的經營，如癡如狂的計較；無論何時人類言行不符，或倨傲不遜，屈人揚己，或執迷不悟，強詞奪理，或夜郎自大，猩猩作態，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這在上之神就現出溫柔的諷意，斜覷他們，跟着是一陣如明珠落玉盤的笑聲。這就是俳調之神（The comic spirit）。」

這種的笑聲是和緩溫柔的，是出於心靈的妙悟。詼笑嘲諷，是自私，而幽默卻是同情的。所以幽默與諷罵不同。因為諷罵自身就欠理智的妙悟，對自身就沒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遠超脫，所以不會怒，只會笑。而且幽默是基於明理，基於道理之參透。麥烈蒂斯說得好，能見到這俳調之神，使人有

同情共感之樂。設罵者其情急，其辭烈，惟恐旁觀者之不與同情。幽默家知道世上明理的人自然會與之同感，所以用不着熱烈的詆罵諷刺，多傷氣力，所以也不急急打倒對方。因為你所笑的是對方的愚魯，只消指出其愚魯便罷。明理的人總會站在你的一面。所以是不知幽默的人才需要諷罵。

麥烈蒂斯還有很好的關於幽默嘲諷的分辨。

「假使你能够在你所愛的人身上見出荒唐可笑的地方而不因此減少你對他們的愛，就算是有俳調的鑒察力；假使你能够想像愛你的人也看出你可笑的地方而承受這項的矯正，這更顯明你有這種鑒察力。

「假使你看到這種可笑，而覺得有點冷酷，有傷忠厚，你便是落了嘲諷 (Satire) 的圈套中。

「但是設使你不拿起嘲諷的棍子，打得他翻滾叫喊出來，卻只是話中帶刺的一半褒揚他，使他自己苦得不知人家是否在傷毀他，你便是用擲揄 (Irony) 的方法。

「假使你只向他四方八面的奚落，把他推在地上翻滾，敲他一下，滴一點眼淚於他身上，而承認你就是同他一樣，也就是同旁人一樣，對他毫不客氣的攻擊，而於暴露之中，含有憐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 (Humour) 之精神。」

麥烈蒂斯所論幽默之本質已經很透闢了。我尚有補充幾句，就是關於中國人對於幽默的誤會。中國道統之勢力真大，使一般人認為幽默是俏皮諷刺，因為即使說笑話之時，亦必關心世道，諷刺時事，

然後可成爲文章。其實幽默與諷刺極近，卻不定以諷刺爲目的。諷刺每趨於酸腐，去其酸辣，而達到沖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遠之心境，而帶一點我佛慈悲之念頭，然後文章火氣不太盛，讀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靜超遠的旁觀者，常於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鬪勝，亦不似鬱剔之出於機警巧辯。幽默的文章在婉約豪放之間得其自然，不加矯飾，使你於一段之中，指不出那一句使你發笑，只是讀下去心靈啓悟，胸懷舒適而已。其緣由乃因幽默是出於自然，機警是出於人工。幽默是客觀的，機警是主觀的。幽默是沖淡的，鬱剔諷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悅，用輕快筆調寫出，無所掛礙，不作爛調，不佻促作道學醜態，不求士大夫之喜譽，不博庸人之歡心，自然幽默。